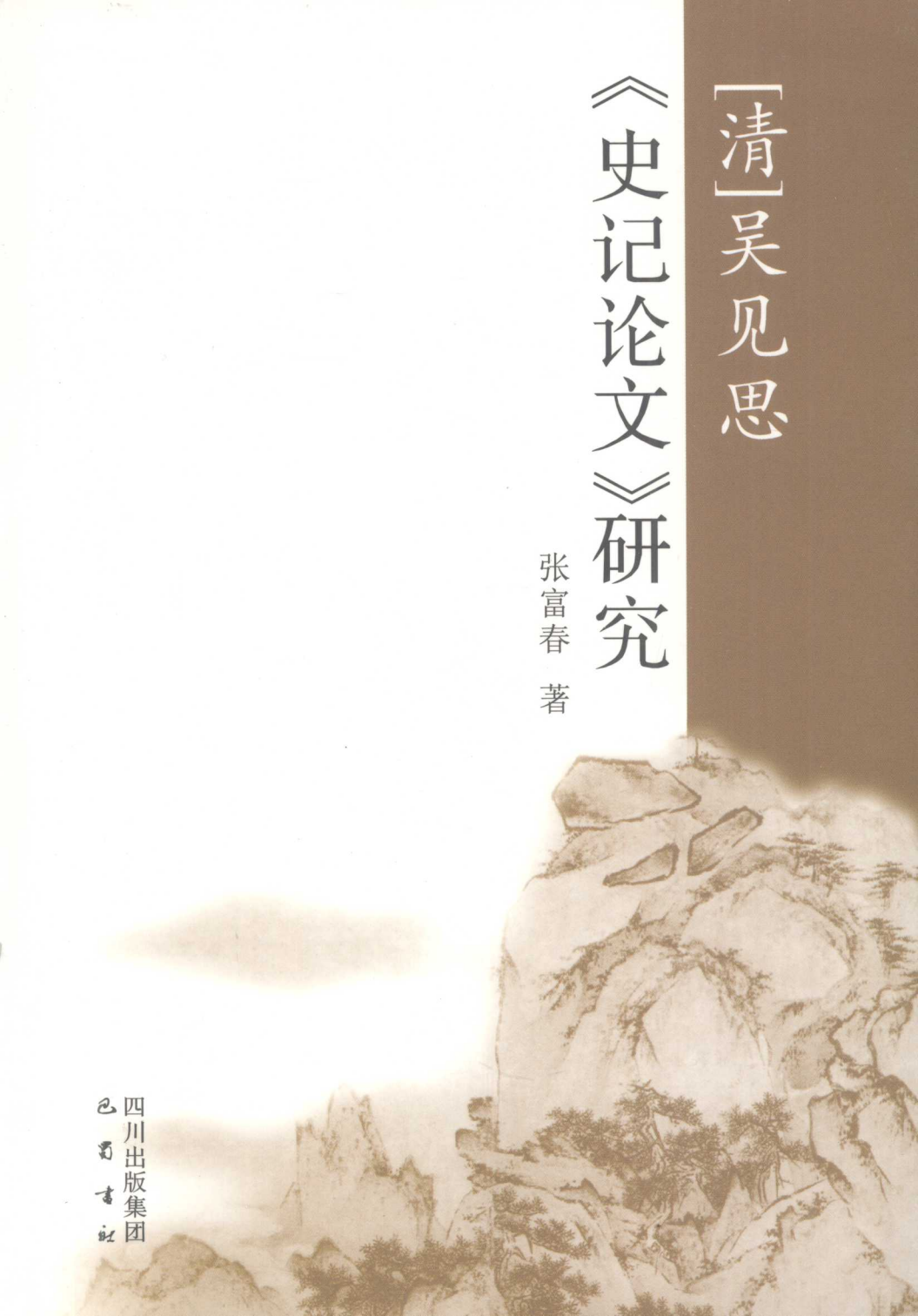


[清]吴见思

《史记论文》研究

张富春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清〕吴见思

《史记论文》研究

张富春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 / 张富春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8. 8

ISBN 978-7-80752-209-6

I. 清… II. 张… III. ①史记—论文②史记论文—研究
IV. K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354 号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研究

张富春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2.12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09-6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王立群

吴见思是清初评点家。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说：“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州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史记论文》为其评点力作之一，首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后广为流布。中国国家图书馆即藏有康熙间刻本五种。其后继有乾隆庚子（1780）重刻本、日本京都文政丙戌年（1826）翻刻天游园藏版本、光绪丙申（1896）本、民国广益书局排印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等。清代程余庆编《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日人井范平编《补标史记评林》于吴见思评点之语均有收录，尤其是后者，录入数量很大。

《史记》传播，始自杨恽。《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于被视作“谤书”，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到《史记》，东汉中期以后流传渐广。汉魏六朝是《史记》传播研究的发轫期，多偏重于司马迁的良史之材。唐代在注释《史记》方面成就巨大，“三家注”中的《史记正义》和《史记索

隐》均产生于此时。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则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使其文学价值得到空前的认识与开发。由于印刷技术提高，加之科举考试的推动，《史记》在宋代的传播更为广泛，宋人开启了评论《史记》之风。元代则把《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搬上舞台，扩大了《史记》的影响。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其最大成就是评点《史记》。除综合性评论外，大部分是逐篇评点批注，此类著作多达三十余种。清初吴见思《史记论文》即承此风而来。

吴见思评点《史记》，用功勤，挖掘深，既有阅读方法的提示，又有鉴赏《史记》艺术魅力的循循善诱，不仅有益初涉《史记》的一般读者，于研治《史记》的学者也不乏启示。评点属于大众流行文化，虽以其大众性常为学者诟病，但也正因其易为大众接受，即如纪昀那样猛烈抨击评点——尤其是明清评点书籍的汉学家，其本人也有多种评点著作传世。因此，对于评点这一体式，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发挥其易于为大众接受的优势，纠正其浮泛、漫无根柢的弊端，而不是一味指责。就此而言，研究、整理古代评点书籍，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同意了富春以《〈史记论文〉研究》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不善言谈、稳重、踏实、勤奋，是富春给我的印象。因为当时他报考四川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所以不得不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又积极备考。2003年元旦刚过，在别的同学还为考博发奋时，他给我说了已被录取的消息。我先是感到惊讶，继而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富春说，想在当年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对《史记论文》作更深

入的研究，并选注吴见思评点《史记》的精彩篇章以出版。对此设想我给予了鼓励。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本欣赏《史记》艺术魅力的著作，为学界提供一个了解吴见思及其《史记论文》的窗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看了富春的书稿，我认为对他设想的鼓励是对的。经过三年读博，两年工作，富春较以前——在河南大学读研之时已大有进步。和硕士论文相比，他这一次的研究更加翔实。书中对于吴见思生平的考述详审可信，对于原作已阙失的评点凡例的论述具体全面，尤其是对吴见思发明司马迁为传体例和叙事意在作文的考论令人信服。至于本书选注的《史记论文》部分篇章，也基本上做到了释词、释典准确、通俗，易于理解。稍感缺憾的是，对吴见思和明清其他《史记》评点家的比较研究略嫌薄弱，以后如能用力于此，《史记论文》的研究将会更加全面、深刻。

是为序。

2008年4月18日书于河南大学

目 录

序·····	王立群(1)
上篇 《史记论文》研究·····	(1)
一 吴见思之生平·····	(8)
二 《史记论文》之评例·····	(16)
三 《史记论文》之内容·····	(39)
四 《史记论文》之评价·····	(84)
下篇 《史记论文》选注·····	(95)
选注说明·····	(97)
一 五帝本纪·····	(100)
二 项羽本纪·····	(111)
三 高祖本纪·····	(135)
四 越王句践世家·····	(159)
五 陈涉世家·····	(169)

六 萧相国世家·····	(176)
七 留侯世家·····	(183)
八 陈丞相世家·····	(194)
九 伯夷列传·····	(204)
十 孙子吴起列传·····	(207)
十一 孟尝君列传·····	(213)
十二 信陵君列传·····	(224)
十三 范雎蔡泽列传·····	(232)
十四 廉颇蔺相如列传·····	(251)
十五 吕不韦列传·····	(262)
十六 刺客列传·····	(267)
十七 李斯列传·····	(284)
十八 淮阴侯列传·····	(303)
十九 袁盎晁错列传·····	(319)
二十 魏其武安侯列传·····	(328)
二十一 李将军列传·····	(339)
二十二 卫将军骠骑列传·····	(348)
二十三 酷吏列传·····	(364)
后记·····	(380)

上篇

《史记论文》研究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此评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精辟地阐明了《史记》的价值，洵为的评。自《史记》问世以来，研究《史记》者，代不乏人。汉代为《史记》研究的滥觞。就文学研究而言，颉雄《法言·君子篇》提出司马迁“爱奇”说。班固《汉书》卷五八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①，将司马迁和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并论。王充《论衡》开始涉及《史记》、《汉书》优劣的比较。这些都是后世《史记》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魏晋南北朝，伴随着文学自觉，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史记》在文学方面的特点，《后汉书·班固传》云：“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②刘勰《文心雕龙》对《史记》取材标准及“发愤著书”等特点有较深入的阐发。然而汉魏六朝时期，其研究多偏重司马迁的良史之才。

唐宋古文运动勃兴，八大家极力推崇《史记》，其文学价值得到空前的认识与开发，奠定了《史记》的文学地位。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师法《史记》，创作古文。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太史公文，韩得其雄。”^③柳宗元《报袁君秀才书》云“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答韦中立书》云“参之太史以著其洁”^④。可见韩、柳受《史记》影响之一斑。宋代由于朝廷重视修史、印刷术发展，宋代大量刊刻《史记》，为时人研读提供了方便，为后世刊刻奠

①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43页。

②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86页。

③ 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④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73、880页。

定了基础。而且，科举考试也促进了《史记》的广泛流传。宋人尤重《史记》作文法。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提倡学习《史记》，并身体力行，使其文学地位进一步提高。唐庚《文录》云：“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①明确提出作文当学司马迁，道出了时人学《史记》的热情。宋代又开评论《史记》之风，或论史事，或评人物，或谈文章。宋以前虽有《史记》评论，但人数少，未成风气，且多是因事论及，并非专门论述《史记》。宋人评论则针对《史记》有意而发，评论者之多，评论文字之多，均前无古人。据不完全统计，有宋至少有近百人留下了评论《史记》的文字，数量之大，远愈前代。其中黄震《黄氏日钞·史记》、叶适《习学纪言·史记》均为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此期还提出了《史记》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用互见法：“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②开拓了《史记》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对后世影响巨大。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③诚为知人论世的剴切之言。其由实际生活经历探索太史公文章风格不失为一正确途径。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五《史记简妙

① 《丛书集成初编》2541册《文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② 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③ 《四部丛刊初编》208册《栞城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35页。

处”发明司马迁善用“重沓熟复”，使文势“如骏马下驻千丈坡”，谓《史记》“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①。

元刊《史记》，如彭寅翁刻印《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在《史记》版本史上意义重大。评论方面元代也有发展，如刘因、马端临、王恽等肯定司马迁的史才和创造新体例之功；戴表元《刻源集》中有十九篇评论《史记》人物的文章。但元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史记》中的人物、事件搬上舞台，开创了以戏曲宣传《史记》的新形式。仅今人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中就有一百八十多种剧目取材于《史记》。众多《史记》戏剧的上演，使其在民间的影响日益扩大。现存六十余种《史记》刻本中，明本约占二分之一^②。频繁的刊刻积极地推动了《史记》研究。明人的最大成就是评点《史记》。除综合性评论外，大部分是逐篇评点批注，即“评点”、“评钞”，此类著作多达三十余种，如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何孟春《史记评钞》、王慎中《史记评钞》、董份《史记评钞》、钟惺《钟敬伯评史记》等，《史记辑评》、《史记评林》、《百大家评注史记》之类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尤以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成绩最著，对清人影响甚巨。茅坤《史记钞》，用心精到，评论肯要，且多发明，非一般寻章摘句或琐屑考证者所能企及。茅氏对《史记》文学价值评价颇高：“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集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③ 他深

①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6页。

② 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载《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页。

③ 凌稚隆《史记评林·读史总评》，明万历五年（1578）吴兴凌氏刻本。

刻认识并充分肯定了《史记》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归有光为古文，得力于《史记》，其《归震川评点史记》在当时流布甚广，明清两代文章家俱服膺之，奉为圭臬，广为引用。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期。“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接触过《史记》研究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有三百人左右，论文有一百六七十篇以上。”^①其中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等以考据学治《史记》，校勘讹误夺衍，刊正窜乱舛错，成绩斐然；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诸家的评论，将《史记》文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方苞取归有光圈点《史记》例意，著《史记评点》四卷，探索《史记》文章奥要，依文义评得失。受其义法说影响，桐城派诸家及其他学者在探讨《史记》艺术技巧时，都较重视《史记》内容。贺次君《史记书录》云：“自归有光、方苞二氏，以色笔批点《史》文，为之钩玄提要，绌绎脉络，句解节分，用力最深，于是《史记》除注释、评论而外，又有句读评点之学。”^②桐城派之外，清初《史记》文学研究卓有成效者又有：金圣叹对《史记》、《水浒》的比较研究；牛运震对司马迁文法笔力的研究；吴见思对《史记》叙事写人艺术的研究。然而，吴见思的《史记研究》作为《史记》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仅黄建军《言人人殊——〈史记论文〉的传记文学理论片谈》一文论述其传记文学理论^③，他人罕有专论《史记论文》者。为发明吴氏

① 俞樟华《史记艺术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② 贺次君《史记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22页。

③ 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67—69页。该文仅就《史记论文》文末总评部分论述了《史记》的传记文学理论，未涉及文中评点部分。

“发哲匠之巧心，启童蒙之妙悟”^①之功，笔者拟对吴见思生平、《史记论文》的评例、内容、价值及其“史记学”地位作一探求。

^① 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页。

一 吴见思之生平

吴见思，字齐贤，清初江苏武进人。据吴氏康熙壬子年（1672）《杜诗论文》自序云“今且五十，见解不益进”^①，知其生于公元1625年左右。万树康熙丁卯年（1687）《史记论文跋》云：“（吴兴祚）谓门下万树等曰：‘此故人手泽也，余尝允所请，今忽忽十年。齐贤墓草宿矣。’”“墓草宿矣”谓人已死多时^②。吴兴祚康熙二十五年（1686）《史记论文序》亦云：

（余）乃自江左携（《史记论文》）而入岷，移粤，十载间皇皇几务，得以文籍娱悦之时绝少，不获校讎其抄本字画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下引《杜诗论文》各序同。

② 清宋荦《吴汉槎归自塞外作歌以赠》：“归来两公已宿草，惟君怀抱犹英雄。”清陆以湉《冷庐杂识·初三月》：“今二君已皆宿草，回溯前尘，恍如春梦。”

之讹，与钩勒句读之舛。及今丙寅之春，始订正终卷，微参己私，付之剞劂。

据此，自吴见思把《史记论文》托付给吴兴祚，到兴祚康熙二十五年订正终卷，时间已达十年之久，其时见思墓草已宿。故吴见思当卒于康熙十五至二十五年（1676—1686）间，且至康熙二十五年已卒数年。

吴见思《杜诗论文》龚鼎孳《序》云：“昔少陵气节，因抗疏论房琯不宜罢而贬，齐贤大父复庵先生，因抗疏论江陵夺情受杖阙下。”据此，见思祖父即《明史》卷二二九所载之吴中行。吴中行，字子道，号复庵，生卒年不详。中行父吴性，尚宝丞；兄可行，翰林院检讨，皆进士。中行，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万历五年（1577）座主大学士张居正遭父丧，举朝乞留，中行首疏极谏。居正怒，廷杖之，几毙。以布曳出长安门，舁以板扉，即日驱出都城。中行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①。舆疾南归，剖去腐肉数十膺，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居正死，廷臣交荐，复召故官，然屡起屡废，终不大显。终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又被劾归卒。赠礼部右侍郎。著有《赐余堂集》十四卷，收入《四库全

① 吕天成《曲品》中下品录有朱濂滨所著传奇《鸾笔》，即为吴中行作。民间传说，在上疏谏张居正前一天，吴中行到关帝庙磕头、敬拜。对关帝述说了要弹劾张居正的想法，知道有可能招来祸殃，只是挂念老母。如果真地降官贬爵，也甘之如饴，愿意担当。遭廷杖后，中行在昏觉之中，看见关帝持青龙刀，砍他的臀部。大惊而苏醒。一看那杖伤后的烂肉，都裂了出来，又长出新肉，保全了生命。又听到关帝在空中用极称赞的语气告谕：“此天地间正气。”张居正死后，吴中行官复原职，五个儿子全都登科。（见《关圣全书》）